

遍地香樟

子薇

喜欢一个人走路，上班下班从家到班车的那一段，又或者平常无事时，漫无目的地走，在林荫道上，在花香草香四溢的地方。只是，我不像很多以健身为目的的人们那样走得风驰电掣的。休息日，预报总说有雨，却是一直没有落下来，家里显得闷热，于是，出门走。

细碎的香樟花落了一地，橙红色的，浓郁的香芬缭绕于鼻端。香樟树的花，开得热情洋溢，细碎的花瓣里，潜藏着直逼天际的爆发力，扑鼻的香芬，在半空中，滚滚的波涛一般，远天远地地飘散着。走近前，贫寒惯了的鼻子一时消受不起，在如巨浪般席卷而来的香气里，打起了一个又一个响亮的喷嚏。

前方岔路口走过来一家三口，在行道树的香樟树下，他们行走在我的前方。小女孩大约三四岁的样子，走了一会，不想走了，张开臂膀，男人立刻蹲下身子，将娇滴滴的小女儿一把抱起，妻子惬意地行走在男人身旁。省下力气的小女孩，开始打量周围的景致，然后，下巴抵住她父亲的肩膀，墨一样的瞳仁看着我，不时地，男人疼爱地在女儿胖呼呼的脸颊上啄一口啄一口再啄一口。小女孩说，好香。男人回应，是香樟树开的花香。

幽微若碎米的香樟花，它们从高高挺立的枝头飘落下来时，宛如一首首飘逸的小令，又似一咏三叹的现代诗行，或者，是一位曼妙的女子手执古琴边弹边唱——纤指十三弦，细将幽恨传。当筵秋水慢，玉柱斜飞雁……

在呵气成冰的冬天，在朔风凛冽的寒意里，每一个人都似一株昂首挺立的树，暗中使力，在尘世间飞扬——来自身体上的，来自内心世界的，来自精神与灵魂的高度的，以一副能够被看见或者看不见的姿态。

香樟树的香芬，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，冷冽、昂扬，带着呼啸的意味，直逼人心，有着一一种极为强势的入侵者的霸气，狂飙迭起。那其实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精神——在春天，它不与娇媚的鲜花争；在夏天，它不与丰硕的瓜果争；在秋天，它不与雍容华贵的银杏争。它一直屏气凝神地修炼自己，把香芬一点一点地收敛集聚于体内，努力地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；及至严寒的冬天，从一场雪里跋涉过来的香樟树，它方从枯寂的万物中华丽丽地脱颖而出，汪洋恣肆，香播千里。其气场更是飞扬到了一个比平日更高的高度，仿佛要冲入云霄了。

深冬的香樟，不仅香气馥郁，还相当的好看。于万千绿叶丛中，间或地跳出一片红叶，那叶片的红，很是浓郁，是多年前活跃在戏台上的角儿，长时寂寞，却是心有不甘，偶尔地被邀请客串一回，把脸抹了又抹，把眉描了又描，把唇涂了又涂，郑重其事，心存对舞台的敬畏，也心存对于曾经烈火烹油的艺术生涯执着的怀念——这般的

虔诚执着以及对于艺术的敬畏之心，这般对于美好过往的深切怀念之情，让人心有戚戚，也让人油然而生尊重之心。

一夜风雨，满地落叶。落叶多是赭红色，那是来自香樟的。香樟的香芬，终年不散。赭红色的落叶铺满碧绿的草坪，仿佛我们精心伺弄的布艺，其实，比我们的布艺要美上很多倍。我喜欢久久地伫立窗前，凝神注视着一片一片的叶子，从树梢上飘落下来，小小仙子一般，娟秀的，轻盈的，空灵的。

小说《夏至未至》里，郭敬明写，“香樟与香樟的故事，什么样？在一抬头一低头的罅隙里有人低声说了话。于是一切就变得很微妙。眼神有了温度手心有了潮湿……香樟首尾相连地覆盖了城市所有的苍穹。阴影里有迟来十年的告白。”那是一段爱情，青春期的爱情，美好的爱情，湿漉漉的爱情，有缺憾的爱情。读来，让人唏嘘怅惘，终究，一声叹息——是晶莹的露珠，在清晨，在朝阳初升的霞光里，从绿意盈盈的叶片上滚落，无声无息地，滑进尘埃里……

眼神一直拙劣，很多树以及花草，多次见过，依然不大能分辨得清楚明白。那年仲秋，在乌镇西栅，一路上，林荫繁茂，清香四溢。香樟树，倪劲松先生说时，深深地吸了一下鼻子。我说，好羡慕你，认得那么多花草树木。他声言自己当初毕业于农校，于他，这个不算啥，看花草树木，只注意看叶片，犹如识人看眼眸，比如香樟的叶片，其边缘呈波浪形。说着，他拽下一片香樟叶，我置于掌心细看，从此，我把香樟牢牢地记在心底。一年四季，无论行走于江南江北，我惊喜地发现，香樟树是很多城市当仁不让的行道树首选。

家里曾有两只樟木衣箱，新世纪之初搬进新居时，感觉它们与全新家具不搭调，毫不犹豫地送了楼下做油炸腰子饼的女人，她欣然接受，且善意地说，樟木箱好，什么衣服放进去都安全，防虫防蛀，防霉防潮。而今，人过中年，面对一屋子的新式家具，竟然时常怀念那一对樟木箱，心生惆怅。樟脑丸、樟脑球等，以樟木为原料，精制而成，是衣物、书籍等长时保养不可或缺的物品。那些年，行走在芜湖老城街巷，不时听到粗糙的喇叭声传过来：“樟脑丸，上海卫生樟脑丸，樟脑丸是保护衣服的，蟑螂药是消灭灶妈子的。”搬到城东新城后，在很多个不能入眠的夜晚，这样的声音，不请自来的，于耳畔神奇地清晰响起，格外的亲切，让人迷离；犹记得，住北京路住青山街时，若是在午后，又恰巧，那充满尘世烟火叫卖樟脑丸的粗糙喇叭声停在一地不愿离去，和着树上声嘶力竭的蝉鸣声，直接将原本坐在椅子上的人，于不知不觉间送入梦乡。

香樟树的芬芳，不只在今天，以及明天，还有让人憧憬的一季又一季、一年又一年。



资料图片

武昌湖之冬

胡晓延

冬日的武昌湖水面上，时常升腾起浓得化不开的大雾，将沿岸隆起的物什和早起的渔船，揽入怀中，直至太阳升上头顶，浓雾逐渐消散，武昌湖这才露出烟波浩渺、水天一色的本来面目。

武昌湖的冬季，神秘而内敛。飘浮在水面上疯长的水草，经受不住寒风的抽打，已褪去绿色的外衣，沮丧地缩进岸边的浅滩一隅。夏日那时不时掀起惊涛骇浪，似乎要撕裂长堤，摧毁圩区百姓家园的犟脾气，早就随着湖水的退去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新修的穿湖而过的G347国道线上，南来北往的车辆，在驶近湖区的路段时，因飘动的雾团笼罩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减速通行。

武昌湖的冬季，包容且宽厚。丰饶的水草，喂肥了大鱼小虾，养大了螺蛳河蚌。每当层林尽染、芦花纷飞之时，一群又一群的大雁，摆着人字形或一字形的雁阵，在“嗷、嗷、嗷”的接力声中，不时从人们的头顶飞过，在湖区上空盘旋滑翔，徐徐降落在浅滩或枯萎的水草丛中。

此刻的武昌湖，犹如慈祥的母亲敞开了她那温暖的怀抱，接纳裹风挟雨远道而来的“精灵”，让它们安然地休养生息。已被列为国际濒危物种的东方白鹤，还有天鹅、白鹤、鸬鹚、鸳鸯、绿头鸭等，知名或不知名的珍禽，如约而至，一群群、一对对，或昂首嘶鸣，相望对啄，或窃窃私语，对舞欢歌，或并肩而行，形影不离。它们的到来，为冬日寂静的武昌湖带来了勃勃生机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也有无数外来的鸟迷们，不计时效静静地蹲守着湖滩，匍匐着靠近观察这群大自然“精灵”的种群变化，看它们追逐嬉戏，引颈高歌，翩迁起舞。

最多的时候，散落在湖区的鸟儿，多达数万只。进得湖区作业的渔民，在捕捞中不经意间，惊飞起啄食的雁群，黑压压的，盘旋在湖区上空，久久不散，蔚为壮观！

如待字闺中的纯良少女，武昌湖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，尽管与享誉全国的“不敢越雷池一步”的发祥地近在咫尺，却不曾借此声名远扬。呈东西方向延伸的湖区，由原来的青草湖、白土湖、武昌湖、焦赛湖等众多姊妹湖汇集而成。后经人们多次筑坝分割，湖面一减再减，缩至现今的百余平方千米。登高远眺，湛蓝湛蓝的武昌湖，犹如一颗硕大无比的蓝色宝石，镶嵌在古老的雷池大地之上。

湖区中段最窄处，早先只能过一叶轻舟，用来摆渡南来北往的居民和商客，以及潋滟的湖光山色。后由人工修筑控水坝调节湖水高差，借以灌溉上游的庄稼。

到了1990年代末期，原先筑坝的地方架起了跨湖大桥，将小城与外界连通，也将东高西低的武昌湖一分为二。下湖湖底平坦，枯水时节，湖滩水草丰茂，早起的牧童，睡眼惺忪地赶着牛羊鸭鹅进入湖区，傍晚时分，再将自家的家畜家禽，摇摇摆摆赶回牲畜圈里；上湖则水深浪阔，有多条河流汇入，养分充足，自然是鱼儿繁衍生息的绝佳之地。春天的鱼苗，长到冬季，少说也能长个几斤重。

冬季里，身披晨雾下湖的渔民，在渔网一撒一收之间，迎来日出，送走黄昏，带回肥美的鱼虾，聊以慰藉一冬的严寒和艰辛。

世世代代在湖岸生活的居民，尽情地分享着武昌湖的馈赠，也曾让多情的武昌湖伤痕累累：围湖造田，湖面锐减；湖水退去，废弃的渔网在湖底独自哀叹。好在人们知错就改，回过头来，又将武昌湖升级为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，接着又将这块生态湖泊申报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际重要湿地。可喜的是，连续几年武昌湖已没了往年放干湖水捕捞鱼虾的现象，昔日“靠水吃水”的沿岸居民，主动洗脚上岸，清除拦网、迷魂阵、地笼阵等鱼儿的“天敌”，与偷盗围捕的行为决裂，自觉地加入到护湖护鸟护鱼的行动中来。

我的一位马姓战友，在湖区派出所工作了10余年，3000多个日日夜夜，他和战友们、岸上的居民一同护卫着武昌湖。湖区的“精灵”们似是感受到了这份恩情，与人比邻越发默契。

一如远嫁的女儿，这些精灵们携带家眷远道而来，在此落地生息，和这里的人们一起，熬过又一个漫长的冬季。